

刘心武小说创作与北京胡同文化

孟昭水

(泰山学院中文系, 山东 泰安 271021)

[摘要] 上世纪80年代初期, 刘心武突破社会问题小说的创作模式, 继承了老舍以来描写北京市民的文学传统, 将笔触深入到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中, 对居住在那里的普通市民生活做了纵深的开掘, 凸显了普通人的魅力, 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 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形式。北京独有的民俗文化给刘心武的创作充实了血肉, 也给他带来了较高的声誉; 与此同时, 刘心武的创作又将北京胡同和四合院的民俗风情提升到更高的文化境界。

[关键词] 刘心武; 小说创作; 北京胡同; 民俗文化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8284(2006)02-0171-03

刘心武是位颇具敏感性的作家, 上世纪70年代末期, 曾创作过反映社会重大问题的作品, 如《班主任》、《爱情的位置》等; 进入80年代初期, 他又创作了反映普通人生活的诸多作品, 如《如意》、《立体交叉桥》、《钟鼓楼》等。这后者以北京独特的民俗风情——小胡同和四合院为依托, 描写了居住在古城灰瓦白墙、拥挤狭小的小胡同、四合院中的普普通通市民的生活, 这就自然而然地把读者引入到了市井胡同的深腹地, 洞察那里的人情世故。可以说, 正是北京独有的民俗文化给刘心武的创作充实了“血肉”, 给他带来了较高的声誉; 与此同时, 刘心武的创作又将北京胡同的民俗风情提高到一个新的文化境界, 使其更具“灵魂”。

—

胡同和四合院是北京的一大地域特色, 曾经有人称古都文化为“胡同文化”和“四合院文化”, 这一点也不为过。“北京过去由千百万大大小小的四合院背靠背、面对面、前排并列有序地组成, 为了出入方便, 每排院落间必要留出通道, 这就是胡同。”^{[1] (P6)} 北京的胡同实在多得数不胜数, 大的小的, 有名的无名的, 于是就有了俗语: “著名的胡同三千六, 没名的胡同赛牛毛。”探究北京胡同来源, 应当与防火有关。古人兴修土木工程, 在建筑群之间, 预留出的防火通道, 称之为“火巷”。《北京地名志》称: “火巷为明时坊之地名。”其实北京人所称的“胡同”一词, 就是从“火巷”

演变而来的。北京的胡同还有一大特点, 就是其名称可谓包罗万象: 天上飞的有鹞儿胡同、黄雀胡同、蚂螂胡同; 地下爬的有屎壳郎胡同; 家里养的如驴驹胡同; 河里游的如金鱼胡同。此外, 还有醋儿胡同、茶儿胡同等与“柴米油盐酱醋茶”密切相关的胡同名称。冰和雪自古以来与人们的生活密切。北京街巷地名也受到影 响, 出现了如冰窑口胡同、雪池胡同等名称。我国古代一直认为饮露水可以延年益寿, 因此北京胡同名便与“露”联系上, 出现了甘露胡同等^{[2] (P52)}。北京的大小胡同纵横交错, 织成了荟萃万千的京城。胡同深处是无数温暖的家, 由于民族传统的恋土守护意识, 北京人对胡同有着不可言说的特殊感情。北京的胡同作为其古老文化的载体, 具有一种永恒的魅力。

四合院是老北京典型的民宅模式, 其建筑形式、结构和格局所形成的居住环境给人以安全和谐之感, 是和平、安详、幸福生活的象征。四合院多半坐北朝南而建, 房舍往往盖在高大的槐树、榆树、杏树、枣树、海棠树的绿阴之下。北京人喜欢院内栽上紫丁香, 取“紫气东来”的祥瑞之意。若在高处俯看北京城, 眼前是一片树丛簇拥、金碧辉煌的皇宫内院, 钟鼓楼外便是一望无际的大大小小的民居四合院。“若在雨中观看, 其意境更深, 诚是‘云里帝城双凤阙, 雨中丛树万人家’。”^{[1] (P8)} 四合院建筑反映着老北京人的生活方式, 也闪现着古老中国文化的光辉。

—

基于北京胡同和四合院的浓厚文化底蕴, 80年代初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 孟昭水(1963—), 男, 山东莱芜人, 泰山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从事古代传统文化、民俗学研究。

期,刘心武突破了社会问题小说的创作模式,由反映重大社会问题转向深入到北京胡同四合院中去描写普普通通的北京市民。正是由此,使其创作进入了“小巷文学”的领地。刘心武说:“一个作者进入创作状态的时候,不可能社会生活的每个部分对他均等地起一种创作刺激作用,他的创作愿望的产生往往取决于他对社会生活的某些部分特别敏感。而这个东西是超行业的,超职业的。”^[3]这便是刘心武对他提出的所谓“生活敏感区”的解释。毫无疑问,刘心武的“生活敏感区”指的便是北京小胡同和四合院。他将北京胡同和四合院的民俗文化深深地融入到他的创作中去,创作出了《如意》、《立体交叉桥》、《钟鼓楼》等给读者全新感受的作品。这些作品进入了更高的美学境地,尤其是后三部作品,洋溢着北京胡同和四合院浓郁的文化气息,可谓刘心武“小巷文学”的代表之作。这三部作品围绕北京胡同和四合院展开,描绘了芸芸众生、社会万象。

1.《如意》——在市井卑微者身上寻觅人性美

《如意》描写了一个清贵族后裔金绮纹与石义海的生活状态及二人的感情。这篇文章是在胡同四合院的大背景下展开的,由羊角灯胡同的一个四合院到“竹叶胡同”,而“竹叶胡同”成为小说的核心之地,在这里两个人开始并发展着隐秘的爱情关系。在“文革”中,金绮纹失去人身自由,被勒令清扫“竹叶胡同”的街道。而心寄金绮纹的石大爷默默地守护着她,“每当夜深人静,石大爷就扛着扫帚来到竹叶胡同,替金绮纹清扫那罚她清扫的地面,只留下一小段由她天亮后自己去应付。”当红卫兵袭击了竹叶胡同,抄了金绮纹的家,石义海又非常担心定情之物“如意”的下落,石义海虽然人未在竹叶胡同居住,却同它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金绮纹的前夫——当年的负心汉从国外归来看她时,悲酸的相见一幕也是在竹叶胡同里展开的。石义海作为这部作品的中心人物,有着闪光的灵魂。在“文革”中,他并未泯灭人性,尽其所能地帮助别人。“竹叶胡同”作为一个背景,一个依托,串联起二人的生活,贯穿着二人真挚不渝的感情,从而赞扬了真情的高尚,显示了人道主义,使“普通人”石义海的生活有了依靠,使人性美得以真实的显现。

2.《立体交叉桥》——在小胡同中呼唤心灵空间

这部作品卷首语为:“谨将此作呈现于——所有为公众开掘居住空间和心灵空间而努力的人们”。可见,这是一部通过居住环境反映人们内心世界的作品。正如有评论家所指出:“在老舍之后,北京又有了一个用地道的‘京腔儿’描绘一个血肉丰满、个性鲜明的北京市民的‘小人物’,从而给人以极大的艺术享受,他洞悉和谅解他们心灵上的弱点、矛盾和渴望,他大胆地直面人生,毫不掩饰地描述了一种触目惊心的严酷的现实,探讨了居住空间对心灵空间,物质对文明的影响,以及如何在现有条件下建设精神文明问题。”^{[4](P97)}这是对刘心武和《立体交叉桥》的准确

描述。如果说,《如意》主要描写小胡同四合院中普通的人性美、人的本真力量的话,那么,《立体交叉桥》则通过描写一家人居住空间的狭小,讲了在小胡同四合院中存在的种种纠葛,展示生活的琐事与烦恼,进而凸现出作家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并将问题又上升到哲学层面和文化层面,这又有别于《班主任》、《爱情的位置》等紧跟时代反映重大社会问题的作品。

作品中写到:“侯锐的家,就在离十字路口不远的一条胡同里。”“胡同里一片灰色。灰墙、灰瓦顶、灰色的路面。”这一阴沉色调仿佛是人们心灵的写照,因生存空间狭小而导致心绪的阴郁,而且往往引起心灵空间之间的碰撞,引发一系列问题。由于生存空间的狭小使侯勇变得蛮横,白树芬变得冷峻、侯莹变得委琐以及侯锐变得暴怒与粗俗。现实物质的困顿贫乏也往往导致庸人精神世界的卑琐,如侯母的贪图虚荣,不顾母女之情,硬将女儿嫁给有钱阔佬,侯勇为占房屋与兄弟大动干戈。然而,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呼唤居住空间只是作品主题表层结构。”^{[4](P199)}在这狭小拥塞的北京胡同四合院中,作家意在呼唤一种心灵空间,它可以冲破居住空间的局限,战胜个人烦恼袭击。俗语说:“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这“大肚”无疑是心灵空间的形象化。这种心灵空间的拓展也并非提倡阿Q式的自我安慰,而是在正视现状、正视历史的前提下,以积极乐观的态度等待生活的转机。小说的书名《立体交叉桥》,也正是暗寓解决居住空间狭小的办法,而且“桥”总会建成。

3.《钟鼓楼》——在四合院里展现市民生态景观

《钟鼓楼》是刘心武市井文学创作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荣获全国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该作品也是以北京小胡同四合院为背景,描绘了九户不同身份的人家,而且对北京的民俗风情介绍也加大了容量,除了北京胡同和四合院外,还介绍了钟鼓楼、北京市民的婚俗,等等。作者认为,这对认识北京市民阶层民族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的历史沿革有着重要价值。他甚至呼吁“一定要有意识地保留下一批尚属完整的四合院”,“使其成为依稀可辨当年北京风貌的‘保留区’。”^{[5](P192-193)}在这部力作中,刘心武又贯穿了比较明显的文化意识,“有意通过一部长篇,解剖一个小市民的丛生地,以此展现京都市民阶层的生态景观和文化景观。并由此出发纵观民族文化传统的历史沿革。”^{[4](P200)}因此,作者显然是带着鲜明的文化意识去展示市民群体的文化心理和风俗民情的。

《钟鼓楼》中绝大部分情节是“巷中人——巷中事”。作品在开头的“引子”部分交代:“在钟鼓楼的一条胡同里有个四合院,四合院中有一个薛大娘——请看,请看……”小说以薛家婚宴为主轴,对小院九户人家做了轮转式描写。薛家婚宴犹如花之花托,朝四周伸出若干花瓣交错重叠,演绎着四合院的各种关系,展示了形形色色的小市民世态和文化心理以及民俗风情:东道主薛家办婚事的喜悦

哀乐,京剧演员澹台智珠的辛酸演艺人生;詹丽颖的性情引发的诸多矛盾;中年妇女慕樱的个性开放;贫贱家门出身的荀磊的成就;老编辑韩一潭的扶新人的苦难经历;国家干部张奇林上任后改革的重重困难以及自身的惶惑之感;海老太太在钟鼓楼的怀旧;旧时代“丐帮”头子后代卢宝桑的无赖等等。薛家婚礼是作品的一个支点,也是具有深刻文化意蕴的风俗。结婚自古以来就是一项很隆重的事情,有许多的讲究。如老北京迎娶新人的女人要求,一是“全可人”,“全可人”又称“全福人”。“全福人”即上有丈夫,下有孙男弟女;二要懂得迎取礼节,会应酬;三是属相不准与新郎和新娘相克^[6](P23)。这是古老民族对生育力和生命力的追求,也无疑是民族传统的沿袭和古老民族民俗禁忌的表现。在《钟鼓楼》中,符合以上三个条件的是澹台智珠与薛大娘的大儿媳孟昭英,但由于意外,澹台智珠缺席,因此所谓非“全可人”的詹丽颖的热心过度使薛大娘心里不是滋味。另外,作品中写到在女方的“送亲太太”中要有“挑眼”角色。这也是北京市民婚嫁风俗中不可缺少的,她要对男方的不足之处进行挑剔。此外,婚礼上的禁忌也特别多,如忌“死”、“离”等字,詹丽颖迎亲时破口而出的“死胡同”、“拐跑”等词就让七姑颇为反感。“离”字一般由其同音字“梨”谐音而来,《钟鼓楼》中婚礼上梨和苹果的混杂是不允许的,否则暗含“离分”(梨分)之凶兆。所有这些,使老北京的婚俗在这里得到了充分展示。

与其他作品不同的是,在这部小说中,刘心武把北京小胡同和四合院文化放到一个漫长的历史流程中去展示,从而使作品具有了浓厚的历史感。刘心武的历史意识是特别强烈的,他在卷首语写到:“谨将此作呈献:在流逝的时间中,已经和即将产生历史感的人们。”在小说中,钟鼓楼这一民俗风情就是历史流逝的见证。钟楼和鼓楼是北京古代的报时中心,位于北京中轴线的北部极点,是一前一后的两座高耸的建筑物,和谐美好。古代鼓楼击鼓定时,钟楼撞钟报时,于是就称“暮鼓晨钟”。虽然历史流逝,钟鼓楼的响声也已成为历史,但它仍然存在,是无形时间的依附物。它见证着从清光绪年间的恐怖的贝子府,到现代四合院中喜庆的婚宴的历史流程,表现着民族风俗在时代更迭中的演变,特别是北京胡同四合院中婚俗的流变,展示了民俗风情的光彩。

三

许多作家都认为,《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比梁生宝形象更具艺术感染力。这是因为梁三老汉更具“普通人”标准。刘心武就一贯地赞同“普通人”主要形象的观点,这一点可在他对邵荃麟提出的“中间人物”持赞同态度上得以见证,只是他又创造性地把笔笔下的人物确切化,称为“普通人”。刘心武的创作笔触深入到北京胡同四合院里,就会自然而然地引出这里的主人公——普通人。他

继承了老舍以来描写北京市民的文学传统,在北京胡同四合院里对普通市民生活又做了纵深的开掘,描写了“普通的市民”,“普通的青年”、“普通的教师”、“普通的行业”,在创作中也不断地挖掘“普通人”的闪光点,凸显普通人的魅力,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在刘心武创作聚焦的北京胡同和四合院内,普通人可谓比比皆是。《到远处去发信》中那个老邮递员形象实在平凡,从他的长相到行为,再到他的情感性格,都有很多的弱点,甚至于这个人相当的琐屑;《如意》中的石义海是人性心灵美的形象,同时更是一个普通人。《钟鼓楼》中普通人的描写更加到位,其中的九户人家,除张局长身份高些以外,其余均属市井凡人,他们无论外貌特征还是内心状态都是北京普通市民的表现,其中突出的是荀旺这一人物形象。《立体交叉桥》也是围绕着普通人家居住环境的狭小而展开的。刘心武的这一类作品深入地开掘了这些小人物身上所熔铸的深厚的民族性,以及从这些普通人身上散发的生活哲理。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初,刘心武以北京胡同文化为背景,继续创作了长篇小说《四牌楼》、《风过耳》、《栖风楼》,把北京胡同的民俗风情提升到更高的文化境界。北京胡同和四合院民俗风情所蕴含的浓厚文化,为作家提供了创作之源,正是得力于这些民俗风情,使刘心武的创作提升到更高的文学地位,同时,他的这些围绕民俗风情的作品也给读者提供了新鲜独特的欣赏领域,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民俗学资料。而且作家将民俗风情与文学巧妙结合,使作品更具文化意蕴。关于这一点,作为“小巷文学”代表作家的陆文夫有所阐发,他说作家“要懂得发挥自己的优势”^[7]。刘心武改变了创作方向,深入到北京胡同和四合院中,可以说找到了灵感的爆发点,找到了优势所在,因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形式。对市民社会生态和心态的谙熟,正是陆文夫和刘心武共同的创作立足点和艺术的突破口,因此说,正如“苏州小巷”成就了陆文夫的“梦中的天地”,北京小胡同和四合院成就了刘心武。

[参 考 文 献]

- [1] 刘宁波,常人春.古都北京的民俗与旅游[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96.
- [2] 胡玉远.京都胜迹(北京旧闻丛书)[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
- [3] 刘心武.小说创作中的几个内部规律问题——在昆明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J].滇池,1983,(2).
- [4] 刘卓.市井风情录——小巷文学[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
- [5] 刘心武.钟鼓楼[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 [6] 常人春.老北京的风俗[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
- [7] 陆文夫.小说门外谈.要有点新意[J].文学自由谈,1990,(1).

[责任编辑:常延廷]